

故事的意义和小说的魅力

□王必胜

小说的故事如何,小说家讲故事的能力如何,越来越考验着作家的艺术才能,越来越成为小说质量与斤两的关键。我们厌烦那些平庸而俗套的小说故事,总是向往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的小说佳构,也期待着那些雷同的场景和重复的内容得以消散、杜绝。而这对时下人们诟病多质少的长篇小说来说,尤显得重要和必要。多年前,有论者感叹“好看小说何处寻”,其实,好的故事就是“好小说”的前提,有张力的故事、有情味的故事,是小说成功的基础。

朱东的长篇新作《沧海之约》(红旗出版社2016年出版)就有这样的潜质,出版后热销即是明证。小说的背景,是南中国海上一场关乎到国家利益的主权之争,在这场被认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中国的特工、情报人士与近邻B国相关人员展开了或明或暗的争斗,彼此富有创意地达成共识,化解了危机,为和平发展我国家利益赢得机会。小说不只是讲述一个和合为安的故事、一个握手互信的完善结局,也是在云谲波诡、曲折跌宕的国家权益争斗中,阐发了一个敢于担当的大国特有的政治智慧和仁者风范。为此,小说故事回环曲折,有时正在发生的大国间的政治博弈、外交较量、文化渗透,有各国情报人员隐蔽工作的艰辛忠诚,有政治较量中的离间、利用,也有家国大义中的儿女情长、忠诚与背叛、坚持与迷惘、严谨与乖张、计谋与策反等等,不一而足,时而剑拔弩张、疑云重重,时而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故事引人入胜,也发人思索。

作为一部最先反映南中国海风云激荡局势,近距离再现我国隐蔽战线情报人员为捍卫主权忘我奉献与牺牲精神的长篇小说,作家的敏锐和勇气难能可贵。2016年夏天,那场由菲律宾挑起的所谓南海争议的国际裁决的闹剧,让世人震惊,也让一个担当负责的主权大国意识到维护主权、坚持正义的艰难。在这个背景下,小说即时追踪,直面现实,从近邻两个友好国家的特工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开始,演绎了一场为国家利益、海上主权的特殊争战。在繁复多元的背景中,展示主权国家的凛然正气和责任担当。作品中各国特工在政治、外交上的较量,海上主权的争斗,应和了时下发生在南中国海的现实,使得这部小说的题旨极具现实品格和国际视野。为此,作品一系列的故事展示了中国特工人员捍卫主权、与来犯者斗争的智慧和勇气。中国情报人员的“天鹰行动”、“A国的睡莲计

划”,B国的“DANCE行动”,B国反战的胡老将军的通达,打入B国的资深女特工“天智星”的解救与自杀,B国会议上的不明枪声,以及东川岛的开发,两国的媒体联手种植红豆杉,圣诞夜的决斗等等,故事情节新奇好看,不同于常见写过往历史的谍战、特工文学,变化的世界秩序,敏感的国家关系,新形势下特有的政治纪律和现代化科技手段的运用,这些都是作家在构建故事时所要重视的,足见其勇气和胆识,以及把握分寸的能力。

南中国海的政治风云,危局丛生,当然有国家利益的博弈、国家主权的捍卫,但和平发展是大趋势。小说诠释了一个需要和平环境的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思维,而着重描绘新一代特工们的人类眼光和战略新思维。以代号“天行者”的陈江峰为代表的80后新生代们,目光远大,提出了解决领土边界争端的“和合之议”:“A国想借此实现他们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唆使C国、D国等邻国相继挑起领海纠纷,围堵我国,所以,必须加快我们实施新战略步伐。”在一次高层决策会上,对于解决南海领土争议,这位有着新闻敏感和情报训练的年轻人,从我国早就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路出发,认为“我们应当脱离国界的藩篱,保护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珍惜和平年代,让人类的智慧走得更远”。于是,他从“欧洲煤钢联合体模式”“东川岛开发模式”受到启发,提出了以“不失主权,治权共享”解决两国间的绿岛争端,即“在不失主权,不失尊严前提下,共同开发,使争议之岛成为和平之岛,让人类共享和平成果”,使多年来的争端化解于有关协议的签订。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沧海之约”,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世界共同发展,是消除隔阂敌意、谋求共享共赢,以智慧和仁义解决边界领土之争的新创举,正如小说引述巴尔扎克名言——“不带武器的合约,是双方精神上最终的共鸣和融合,是人类文明中最高级的契约。”这是对小说题旨最明确的诠释,借此高扬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与人类共发展的战略思维,也是对陈江峰为代表的年轻的特工们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奋斗奉献的精神礼赞。

洋洋洒洒30万字的小说,注重刻画年轻的群体形象,而主人公陈江峰是文学中不多见的“这一个”。除陈江峰外,其夫人李云波,以及中国的国安人士杨厅长、吕处长、林珊等,性格生动传神,即使B国的特工,像程超、阮月娥等,也个性突出,并不



脸谱化,显示出对于人物性格中文化精神的开掘。有关人物多体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B国的人物也热爱和知晓中国文化。小说从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中开掘人物的共同兴趣和人文风习,比如,中国传统的诗文词章,在人物的对话或生活中被信手拈来,且自然贴切,有一定的深度。比如,东方文化的精神之源,禅宗儒教,黄老道学,都成为风云激荡的政治争斗中的点缀。文化的同源交汇合流,为故事的开展带来了丰富内涵和多重的走向,也为人物思想行为找到了有意味的情怀和温度,或成为行为的可能依据,更重要的是,在作品审美视角上得以延伸。

朱东是业余写作,业余研究国际政治。作家的身份不应是判断作品的依据,但是,或许他的兴趣,他的没有框架的率性行文,成全了他写作的勇气和锐气。可以看出作品的某些观念先行意识,多少影响了审美的细腻和丰富,有些故事注重了或然性,而在必然逻辑上还当有合理的推敲,但是,这部小说从深广的文化与历史的角度,展现出特殊领域中不平凡的现实故事,对宏大的现实事件做近距离文学介入,实为难能可贵。可以说,小说的陌生化效果,是其魅力之所在。

对于历史的奇异“闪回”

——读温燕霞长篇小说《珠玑巷》

□汪守德

以怎样的角度与方式进入历史生活,想必是从事历史题材写作的作家颇费脑筋的事。我们常常所见的绝大多数的写作者,大多是单纯用过去现在时的时态,在历史的情境与风景中,完成着从时间与空间上讲已经进入历史的叙事,让读者跟随作者的书写回到作品所描写和再现的那些年代去想象与重温历史。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珠玑巷》,则与以往常见的历史叙事采取了较为不同的策略,与时下某些所谓的“穿越”的手段相类似,但其颇为不同的是借用了一个奇特的载体,即“再生人”这种莫须有的、梦境式的奇思异想,让小说中的人物从当下重返800年前的南宋,在时空中信马由缰地自由穿梭,以此来实现其创作的构想与意图,创造了一个似乎是古今同体、匠心独运的新的写作范式,从而构建出了一部充满玄幻传奇色彩、意味隽永深长的鸿篇巨制。这部作品的问世,又一次反映了温燕霞所具有的运笔成风的腕力和汪洋恣肆的想象力。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地处岭南的小小珠玑巷是个有着巨大历史积淀的地方,除了有着说不尽的各种传说之外,还有着各种恍惚迷离、古灵精怪的诡异气氛与色彩,令很多人深深为之着迷而心向往之。温燕霞受当地之邀对珠玑巷进行过多次深入采访,从而被珠玑巷浓郁得化不开的历史厚味所吸引和触动,内心深处肯定有很多开关被一一叩碰、打开。这里的历史与现实也许正好与其创作路数相契合而使之沉迷其间,尤其是客家人血脉中那种特殊而幽深的情结,一点点地被点燃、被激发,被撞击了出来,在内心里产生了某种天然的契合与轰动。于是她决定要为珠玑巷写一部长篇小说,当她要以此为基点加以引伸和演绎,并将这种创作动机与地域性的传说“再生人”相连接时,就如同发生了一种属于文学的急剧化学反应。“再生人”是一种尚未被完全破解或证实的神秘转世之谜,也许作者并不一定真的相信此说,更不是要将“之谜”坐为“之实”,而只是将信将疑地对此加以利用,让这一传说成为一种有趣的长篇结构,让冥冥之中或许有的力量成为编织作品的架构与丝线,于是在数百个日日夜夜



之后,一部题材和风格都很奇特的长篇小说便这样诞生了。试想,跟随现实中的人从现实的此点出发,神游归至历史苍茫浩渺的彼端,勾连起历史两端的社会与人生,小说因这种常见的、有意味的形式,无疑获得了一种新奇的面貌和品质。

小说中的胡书雅是现实中的主人公,作为作品的第一叙述者,似乎掌控着整部小说的叙述节奏。但真正的叙述者又是罗伟琳这个疑似南宋胡贵妃的转世者。胡书雅在当年胡贵妃投下的那口井里看见了常在梦中出现的古装女子,又收到了生命濒危的罗伟琳给胡书雅的来信,跟随其从珠玑巷这个现实的坐标点出发,回溯至“前前前……世”的800年前,使其在“前前前……世”的那一切,活灵活现、毋庸置疑地再现于其叙述当中。而且这种再生似乎不是单一的,而是群体性的,现实与历史中人物,如胡书雅—佛面、罗伟琳—胡清蕙、胡明—罗松等,都构成着某种再生的关系。这或许是一种推测,也可能是超现实的存在,亦可能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照应和关联,使得这种联系似真似幻,亦真亦假,扑朔迷离。“再生人”之神秘勾连,打通的既是地理性、血脉性的,更是心理性、精神性的联系,在当今的人们的心头将会引发更多关于历史、关于现实的想象与诘问。

我们注意到,《珠玑巷》通过罗伟琳回溯的历史不是别的年代,而是选择放在风雨飘摇、世道摇摆的南宋末年,这显然是作者独具匠心的。面临元军势不可挡的大举进攻而处于崩溃边缘、行将覆灭的南宋王朝,既无力回天,又自欺欺人地苟安于东南一隅,无法改变国破民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的衰颓局面。这个时期的人们,除了那些达官贵人依然沉溺于纸醉金迷的无边享乐,广大民众则处在战乱这种极端的社会与人生的无常湍急河流之中,如落叶般随之飘摇、颠簸、起伏,忧心忡忡、惶恐不已地经历着说不尽的颠沛流离,尝尽了各种猝然而至、闪躲不及的苦难与屈辱。在这种社会、历史和人生状态之下,全部的历史的、人性的和人心的断层、沟壑与褶皱全都裸露了出来,而且显现得异常清晰明了。这就使

兵燹匪患的滋扰,将这里当作诱人的肥肉与洗劫的场所,伺机突入珠玑巷实施罪恶劫掠的图谋与暴行。且不说元军入侵这种传说日炽的消息如远远地藏着一种巨大危机,这类污吏与匪众就像悬在珠玑巷人头上的软刀与利刃,随时会给珠玑巷带来无尽的灾难。这就是一种真实而无奈的社会现状,人们根本不知道何时会大祸临头。小说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萧破洞、谭鬼七等袭扰珠玑巷的嚣张,以及民众在盗匪杀来时的惊恐万状,真实地揭示出了当时可悲的民生与现实。

温燕霞在这部讲述华南最大族群广府人的先民南迁的作品中,还描写了罗槐、胡清蕙率领珠玑巷33姓97户人南迁至珠江三角洲开枝散叶时种种感人的细节,并通过胡罗夫妇等人齐心协力将荒凉之地开发成美丽的珠溪一事,彰显了珠玑巷人南迁对于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历史功绩与重要意义。更令人赞叹的是,作者以极为流畅的叙述,让读者跟随千回百折、步步惊心、引人入胜的叙事,去品味一系列想象中的关于宫斗、爱情、阴谋、历险、战争等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意味深长的历史。小说的叙事始终保持了一种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情节和巨大的张力。作者善于进行情节性、场面性的描写,紧绷、激烈的气氛的渲染与营造,人物命运规定性的揭示。而宏大的故事架构,开阔的历史场景,跳进跳出与转换自如的叙事节奏,丰富典雅与富于变化的语言,以及从容沉静的创作心态,使这部作品有举重若轻、挥洒自如之感。这又依赖于温燕霞对于800年前的历史不舍昼夜的搜集、掌握和研究,以及才情独特的揣摩、想象和重构,加以现代视角与思考的介入,使这部穿越式的小说不单纯是一部历史的文本,从珠玑巷这一打通古今之间的匪夷所思的原点出发,我们读出的是历史虽然远去却依然有着灼烫的温度;是某种割不断的灵魂的回游与确认,及其关于当代心理与情感的寄存与找寻;是作者幽深的情致、奔涌的才思与才情的风格,在作品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呈现。这样一部文学对于历史的奇异“闪回”之作,令我们获益颇多。

特工、反潜、谍战,这样的题材近几年并不鲜见,通常表现为神秘的、云谲波诡的,受众对此已经形成某种“阅读定势”。然而,朱东的长篇小说《沧海之约》,化稀奇为平常,化特殊为普通,颠覆了此类题材固有的玄秘,一变而为平易家常,让我们明白:这些事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许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

《沧海之约》写暗流汹涌的谍战,却不刻意渲染环境氛围,急转直下的事情也许就在谈笑风生中发生。南江市处于中国南端,与B国交界,中B两国既有边贸往来,也有边界争议。学B国语言出身的孙力新任南江外事办副主任,无意间陷入B国特工超设下的贩毒圈套,程超要从孙力这里获取的情报是中B边界谈判时中国的边界底线,孙力就范。在中B边界谈判中,幸好有中国安插在B国的特工“天智星”提供的情报,才使中方不至于被动。

《沧海之约》无论人物还是故事,都做到了不拗造型不扮酷。B国特工超及女下属阮月娥,以B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中国活动,将军之女阮月娥对程超一往情深,程超却心不在焉,他的心已给了养父胡将军家的中国管家兼家教苏淑娜,像母亲又像姐姐的苏淑娜不仅给了他母性的爱,而且传递给他很多中国文化。《亚盟时报》社长陈江峰与妻子李云波原本恩爱,但陈江峰邂逅在南方研究院工作的林珊后,两人深深相恋。程超也在认识林珊后暗恋上了她。林珊的真实身份是国安工作员。《沧海之约》让我们看到,特工离平常人并不远,这两种身份之间的转换也不难。陈江峰实际上经常跟国安的编外人员打交道,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他本人后来也被国安的杨厅长发展为编外人员。编外人员有着自己的社会身份,同时肩负国安的秘密使命,使命完成,又回归普通人,但终生守密是他们的铁律。

《沧海之约》中最丰富复杂最有故事的两个人物,是梁友生和苏淑娜。梁友生曾是隐秘战线的一等功勋立者,右腿负伤留下残疾,被安排到南方研究院任副院长,同时秘密承担着安全部门的情报搜集职责。程超和阮月娥很自然地接近了梁友生,阮月娥施美人计把梁友生拉下水。国安部张局长把杨厅长和梁友生召集到一起,谋划针对B国keyon计划的“解锁”行动。为了完成keyon行动,阮月娥向梁友生索要情报,梁友生将计就计、将功补过,将情况向国安厅作了汇报。阮月娥设计搞到了梁友生违纪违法的隐私相要挟,逼迫他找到“天智星”和反潜情报。梁友生不得不就范,成为双面间谍。林珊无意间对梁友生说起,“天智星”就是她的表姐。程超更没想到,“天智星”居然是他深深暗恋的苏淑娜。keyon行动的核心就是挖出“天智星”,当程超圆满完成任务时,一切悔之晚矣。他想用两国交换人质的办法来救出苏淑娜,未果。苏淑娜在狱中自杀。梁友生终于露出马脚,被隔离审查,张局长探视梁友生时怒斥:“你伤的是一条腿,有人奉獻的却是宝贵的生命,相濡以沫的爱情!”惊悉自己出卖的“天智星”居然是战友杨厅长的夫人,梁友生五雷轰顶,羞愧之余选择了自杀。苏淑娜的勇敢坚定忠诚刚烈是源于信仰,而梁友生置个人私利于先,是放弃了信仰。

对于迷茫特工超的内心,《沧海之约》把握得极其到位。得知苏淑娜自杀,程超的

信仰崩塌了,对他忠心的事业产生了厌倦。哪里才能获得救赎和心灵的平静?他像孤独的蝴蝶,独自穿行在雾茫茫的草原。热爱中国的程超,想告别特工身份留在中国,与心上人共度余生。程超想尽办法接近林珊,陈江峰劝林珊忍住心头恨,利用程超和平解决中B绿岛之争的愿望做工作。

《沧海之约》把情与理的纠结、国家利益与个人感情的冲突,写得丝丝入扣,写出了人性,也写出了大义。隐蔽战线,表面上波澜不惊一派祥和,实则刀光剑影埋藏刀刃。正如杨厅长所说:“斗争是复杂的,人性会阴暗交替。”他们都有两副面孔、两种身份、两条生活轨道,甚至两种人生,他们内心生活在高度紧张步步为营之中,他们还要忍受很多的相悖与分裂。

在新闻发布会上,B国右翼分子向程超开枪,阮月娥替他挡了子弹。生死关头,程超终于看清了自己和阮月娥之间的爱。对于爱的探讨,《沧海之约》是深得其中三昧的。情感专家解析:“我爱你”的意思就是“从现在起,你已经具备了伤害我的能力”。确实,林珊爱陈江峰、程超爱林珊,阮月娥爱程超,无不如是,爱就像突然有了软肋。人容易看见爱,而忽略被爱,程超问林珊为什么看不到他对她的感情时,林珊回答:“也许因为大家立场不同,我一开始就把你放在了对立面,从来没有把你往这方面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不爱才需要理由,爱是不需要理由的。陈江峰原本很爱自己的妻子,在A国留学的李云波。可是,李云波对林珊的吃醋和对他的纠缠防范,终于使他对于林珊的爱占了上风。他们夫妇俩想要孩子却一直要不上,生育无望,加深了婚姻危机。

《沧海之约》最后的情节是最富有故事性的,最能彰显作者虚构的能力。对于这样一部类型小说来说,又要正能量,又要故事好看,“革命+恋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林珊和陈江峰终于走到一起,但与陈江峰度过一段甜蜜时光后,林珊却决然提出分手,并莫名其妙消失。陈江峰痛苦万分之际,李云波回来了,二人重归于好。然后李云波再去A国,并告诉他自己的怀孕了。7个月后李云波带着孩子回来。孩子跟林珊太像了!原来林珊在国外找到李云波,说自己怀了陈江峰的孩子,并假意说不想要。最后她和李云波设计好一切,让李云波最后带着林珊生的孩子回国,当自己生的。这就是林珊失踪的原因。只有深爱,才会有这样苦心孤诣的牺牲。林珊此举充分证明:能够在大处牺牲的人,必然能够在小处牺牲。这照出了一代国安人的灵魂。

《沧海之约》知识面广,信息量大,历经、中医、民间秘术、书法、古诗词、国际战略、边界问题、谍战,一网打尽。这需要丰富的知识面,还必须懂政策,比如外交政策、边界策略等。可见,为了写作该书,作者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由此也带来了另一弊端:信息过多,显得庞杂和支离。什么都想塞进去的结果,就是丰满有余,清简不足,枝干不清。小说在结构也略欠全局性,随时加入加线,导致游离。比如,蒋耀中这个人物的出现就很突兀,不是小说有机的组成部分,人物本身没有活起来。瑕不掩瑜,总体上,《沧海之约》是一部有生活、有人物、有故事、可读性强又比较专业的谍战小说。

文学应葆有独特性

□凌春杰

批评家吴义勤在《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一文中谈到:当代中国原创长篇小说年产量4000部(不含网络长篇小说),法国有700部,日本为400部(《美文》2016年5期)。事实上,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元化,文学就已经面临着新的考验。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热潮之后,文学的推动力逐渐由阅读需求转化为利益推动和财富驱动,这种新的文学生产与消费关系,往往产生出满足“一次性”消费的精神产品。这种传统的供需关系在面临生产过剩的全新挑战中,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当代文学的本质呈现?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基于存在的合理性而普遍地顺应这一发展倾向,还是基于主流的价值思潮而介入干预拨动其发展方向,抑或在顺应中给予适当的引导?

当我们把文学重新放回文艺门类的大摇篮之中,将文学置放在精神产品的坐标之中,文学就是其中之一,即便在其权重极其实有限今天,并非我们不再需要文学了,只是在对精神产品的追求中,戏剧、歌舞、影视等艺术门类增加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分母变大了,分值变小了。在人类个体有限的时间中,选择文学的可能越来越小,变小并非归零,文学依然是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存在。文学一直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自身独特的存在,尽管这种寻找颇不容易。

今天,我们的文化倾向越来越活在头条里、活在被传播之中。在文化之“满足”和“引领”两个维度上,“满足”一定程度发展为“迎合”,“引领”又常常表现为“和寡”,这种现象导致的是文化成果与文化享用之间的脱节,

知识文化生产者与消费的分离与错位。当我们看到演艺明星反复占据媒体头条时,我们就知道这种世俗文化导向暗含了某种蓄意或无奈,文化的娱乐化,媒体客观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培养出一批娱乐至上的世俗大众。究其原因,其中恐怕暗含有这样的逻辑:今天的世界,一个人不读文学作品不会发生什么严重后果,而没有消费的生活将面临现实危机。在今天,传统理念的文学所能给予的,越来越多的精神产品。这种传统的供需关系在面临生产过剩的全新挑战中,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当代文学的本质呈现?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基于存在的合理性而普遍地顺应这一发展倾向,还是基于主流的价值思潮而介入干预拨动其发展方向,抑或在顺应中给予适当的引导?

当我们越来越媚俗了,讲一个故事,炖一盅鸡汤,文字往往沦落为这种讲述的工具,文字作为文学语言本身的魅力前所未有地被忽视,精巧与快感逐渐取代了情感与美所带来的力量。文学既然是一种艺术,它就该像舞台上表演的交响乐,得用扎实的艺术修为摆出艺术的姿态。我仍然相信,美好的文字,首先内蕴着情感和美,然后才可以讲述一段寻常或不寻常、存在或不存在的故事。

中国是一个重视文学的国度,文学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某种道德。而现在,文学正经历着本世纪初以来前所未有的边缘化,当然,文学将永远存在,只要人的苦难存在,人类需要文学。

我仍然不太清楚艺术究竟是什么。我想,我之所以仍在写作,是因为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些,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己明白了,我还会在内心满怀激情地去写作吗?